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衛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錄監生臣劉　澐

西漢文紀卷二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王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曼早死不侯莽始封新都侯歷位大司馬平帝時奏太皇太后顓秉政進號安漢公宰衡鴆平帝而立孺子嬰自居攝稱假皇帝遂篡漢為新僭位十四年為更始兵所殺

請太后備供養奏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帥羣臣奏又令太后下詔

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

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户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
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
休徵同時竝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
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

太后答詔

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繈
緥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

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葢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寮有成其勗之哉

建長秋宮奏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后以固其權因上奏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才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及公卿大夫咸言廢公女天下安所歸願得公女為天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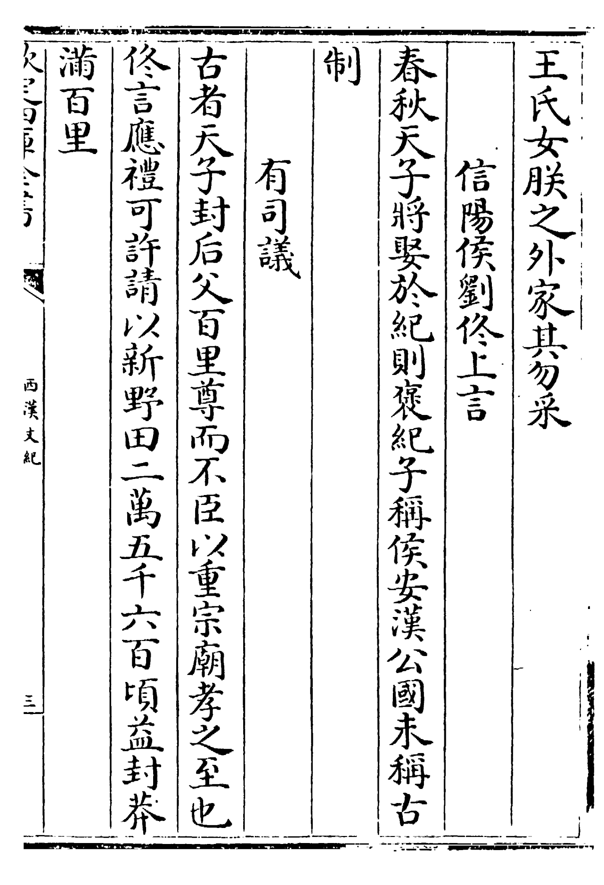
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復以信鄉侯佟議益后父

莽封地莽謝

辭太后許之

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宫未建掖廷媵未充迺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太后詔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信陽侯劉佟上言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

制

有司議

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

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

滿百里

辭益封奏

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請毀奉明園罷南陵雲陵奏 元始中莽奏可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

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

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

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元始五年奏又頗改其祭奏可

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

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

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改祭儀奏

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髙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墜配一體之

誼也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吕事天墬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吕祖妣配者也其别樂曰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别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

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

又

黄圖載元始郊祀儀云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於是定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後漢書注按此即前二奏而詞小異今黄圖無

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立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於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

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别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渟汙皋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

議定六宗奏　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

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墬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

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黄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别神中央帝黄靈后

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嵗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黒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立官稷奏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

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改葬共王母丁姬奏

哀帝初尊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丁太后薨合葬共皇園及平帝立莽奏貶傅為共王母丁為姬元始五年復言改葬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

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懐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母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又奏

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

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

定封爵地奏居攝三年奏可羣臣復奏進莽二子為公太后詔從之

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葢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絶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

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令制
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
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
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

羣臣奏

太后脩功録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
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
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

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

太后詔

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

下正樂書 平帝元始五年崩至此再朞

遏密之義訖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

稱假皇帝改元初始奏廣饒侯劉京等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上奏太后奏可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

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

良識書臧蘭臺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

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篡位改國號新書梓潼人哀章獻金匱圖書言莽為真天子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坐未央宫前殿下書篡國號新而西漢亡

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

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大誥

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三歲而自稱居攝丞相翟方進子義為東郡太守有父風烈自以父子受漢厚恩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等結謀起兵討莽遂立信為天子義號大司馬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令天子已立共行天罰衆十餘萬莽

大懼曰抱孺子禱郊廟依周書作大誥遣諫大夫桓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孺子之意義為莽兵所破滅

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于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

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粤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

逋播臣尒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年在繈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

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為我孺子之故
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絶繼嗣變剥適庶危亂漢朝以
成三阸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
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
受兹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
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
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
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

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曽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内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謬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占讖著言肆今享實此乃

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

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囏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

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唯若此

破翟義下詔

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

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乃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内嫉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

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
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
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
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
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
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

陳崇上平翟義書

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寳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

平翟義等為武軍封詔

葢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于

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隄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

進號安漢公奏詔此與宰衡錫命居攝依魏志文帝禪代衆事各為一則

羣臣請大司馬王莽益封奏

元始元年正月越裳氏獻白雉

莽所風也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宜益封太后詔問公卿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願獨條光等功賞甄邯白太后下詔左右白宜勿奪莽意太后詔益封光等羣臣復上言莽宜以時加賞明重元功太后乃詔進莽號安漢公莽故為惶恐起受策讓還益封願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

又下詔

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

太后報王莽辭封詔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益封孔光等詔

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

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懋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勲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詔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内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户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王莽安漢公策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

儛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葢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于致平無違朕意

王莽辭益封詔

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

宰衡奏詔

太保王舜等安漢公號宰衡奏初陳崇上書頌莽功德宜

加上賞元始四年太保衡等奏當如崇言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為宰衡賜母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奏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太后下詔太師光等復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請刻宰衡印章詔曰可韍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舜等復以公辭讓奏言報告天下

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

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

太后詔

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

太師孔光等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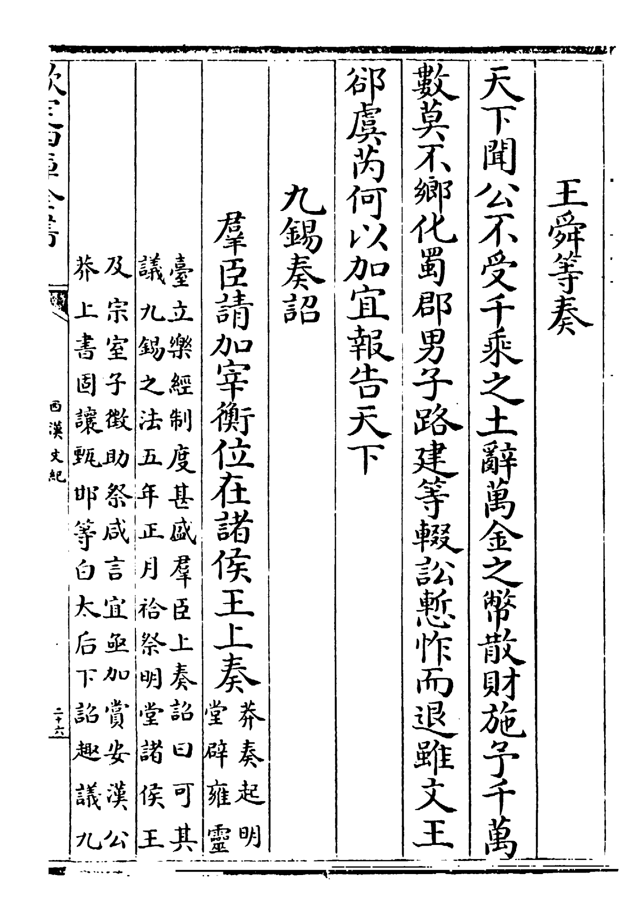
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黄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

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眂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

王莽上請刻宰衡印章書

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

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



王舜等奏

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郤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

九錫奏詔

羣臣請加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奏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制度甚盛羣臣上奏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及宗室子徵助祭咸言宜亟加賞安漢公莽上書固讓甄邯等白太后下詔趣議九

錫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十人奏可加策命馬陳崇

又奏安漢公祀祖禰之儀並從之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

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

王莽讓書

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媿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

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

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内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

太后命奏九錫儀詔

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

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

奏

富平侯張純等請命錫奏

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

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埶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

安漢公九錫策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

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登大司馬
職在内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
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
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
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
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

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

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頼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嗚呼豈不休哉

陳崇又奏

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

居攝奏詔

泉陵侯劉慶請令安漢公居攝書 元始五年慶上書宜

令莽行天子事如周公是年十二月平帝崩莽選立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年二歲是月前輝光謝囂奏言符命莽使羣公白太后欲稱攝太后下詔從之羣臣復具禮儀奏詔可明年改元居攝以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前輝光謝囂符命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太后令安漢公居攝詔

葢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

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䎸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邑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

羣臣居攝奏

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

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説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説也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説時武王崩縗麤未

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嘗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

張竦 字伯松 敞孫

為陳崇稱安漢公功德奏 崇為大司徒司直與竦善竦為崇草奏太后以視羣公方議其事而會呂寛事起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

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埶足亡所牾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内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旨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

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簒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隊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宫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

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究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
矣於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豐蕤令邯與大司徒光車
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為
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
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
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
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

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

糴食逮給物物卬市日閡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

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輳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葢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勲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

帝襃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緜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襃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𨚗録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埶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
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
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徼之累及至青戎摽
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
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効乃
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得與若云者
同日而論哉然曽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
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

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太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

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

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

為劉嘉追罪劉崇奏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討莽攻宛不得入而敗紹為竦從兄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大説白太后下詔封嘉為師禮侯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絶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

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録支親建立王
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絶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
復為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
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
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
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
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絶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

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巳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讐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誖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

凶虛雖生萊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蹇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

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太后封劉嘉詔

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讐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

西漢文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劉　澐

西漢文紀卷二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王莽下

策命孺子嬰

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户萬地方百里

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

策羣司 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

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

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

策五司 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

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於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惡不衍忿立于厥中於戲

勗哉

五威將軍策命

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

策命統睦侯陳崇等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

洛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

恩私門者禄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
用建爾作司命㮚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
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説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説符命明
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前關將軍
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
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搥挖尉睦于後命掌威
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

谷批難掌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

策大司馬逯並

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

策免大司馬嚴尤

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當內附莽誘脅諸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單于後安公遣尤廉丹擊匈奴單于嚴尤素有智畧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為後先憂山東盜

賊莽大怒乃策免尤

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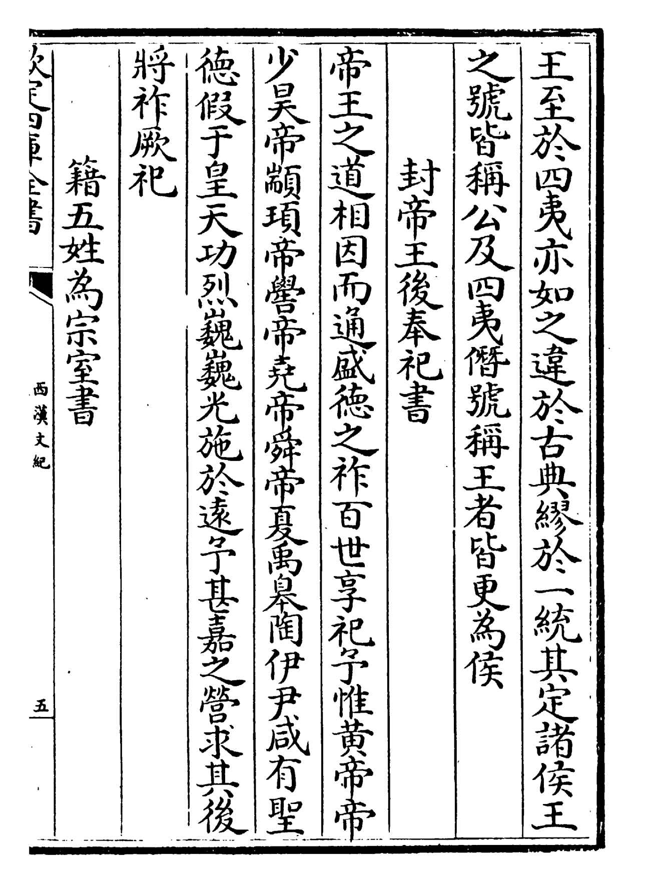
尊元后為新室文母詔

莽既簒欲改太后漢家舊號莽疏屬王諫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鴆殺諫而封永為貢符子

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

定諸侯王號書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



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封帝王後奉祀書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籍五姓為宗室書

予前在攝時建郊宫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烏或黄氣熏烝昭燿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禖歲時

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敘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

立漢七廟于定安國書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髙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

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

禁剛卯金刀書

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

終不可强濟皇天明威黄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令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封扶崇公劉殷書 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即墨快兄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死

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冦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

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蒲殷國戶萬地方百里

行井田法書 莽動欲法古不度時宜規行井田制度不定吏緣為姦陷刑者衆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

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幷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曽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辠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

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而為姦俱陷于辠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行大錢書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訛言莽大錢當罷莽下書於是食貨俱廢及坐

賣買田奴鑄錢抵罪者不可勝數

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立五均官誥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乃下詔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羲和魯匡上言酒酤宜斡在官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乘傳求利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愈恐莽知民苦之復下詔

夫周禮有賖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賖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羲和魯匡上言酒酤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

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
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
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截
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復下詔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壽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
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賖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贍鐵
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

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征匈奴書 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

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㹪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

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下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造寶貨五品書　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

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

因漢律令儀法書

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

戒司監書

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絶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埶恐猲良民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毒蠚並作農民離散司監若此

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

封太師王舜子書

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葢予之所監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

授諸侯茅土書

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

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㧗偏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葢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

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

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襃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襃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

東廵狩書

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廵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

到于建國五年巳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巳過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都雒陽書

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纒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四巡書 天鳳四年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譌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

羣公奏言

皇帝至孝往年丈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廵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廵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

答書

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毋食言焉

制萬國書

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寜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賓服是為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

下吏禄制度書

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

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阮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禄皆如制度

論膳羞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

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封唐林紀逡書

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黄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

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書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埶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兹廼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名還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内故錢予其禄

收富吏財產詔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

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

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

按驗皇孫宗罪死書皇孫功崇公宗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臧薄氷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與舅前從呂寬家私通發覺宗自殺莽書

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寛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

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

推定歷紀書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欲以誑燿百姓衆皆笑之

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

出軍禁趨讙令地皇元年

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

日正黑下書（元年二月）

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

條備將帥書（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下書）

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

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

大風毀王路堂下書元年七月

迺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昔符命文立安

為新遷王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譙不
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
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
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
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
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
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
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

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

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内安中國焉

郎從官衣絳書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恭惡之下書

賫黄廝赤其令郎從官皆衣絳

建九廟書望氣者多言有土功象又見賊盜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

予受命遭陽九之戹百六之會府帑空虚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

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

行壹切法書

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

責七公書 初四方皆以饑寒起為盜賊轉掠求食諸長吏皆自亂鬬中兵死大司馬

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還上書具言狀恭大怒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於是羣臣震恐莫敢言賊情者

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姦捕諸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

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

霸橋災下書 地皇三年二月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駮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

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黄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

賑貸東方書 太師更始合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

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漢書食貨志詔云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案此即前詔摘出而志在振東方後

開山澤書（莽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為酪重為煩費下書）

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虖羣公可不憂哉

追詔廉丹（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詔伐山東至定陶莽追詔丹丹惶恐進）

與赤眉別校董憲等戰死莽傷之下書

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

哀廉丹書

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

新室當代漢有天下總說莽遣五威將軍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爾雅皆為作說總而說之曰

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黄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

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

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

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曽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樹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代漢之象後王莽簒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王臨 莽子

予母書初莽妻王氏以莽前殺其子宇及獲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與妻愔謀共殺莽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莽見之大怒賜臨藥臨自刺死

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漢書○長孫宇字中孫獲字

謚王臨策命

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

後為臨之後者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

嚴尤

諫伐匈奴書 莽初篡位匈奴入塞寇盜緣邊虛耗莽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三十萬衆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轉餉徵兵天下騷動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幣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諫罷高句驪奏 莽伐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皆亡出塞為冦殺遼西大尹田

譚州郡歸咎高句驪侯騶莽不尉安
濊貉遂反詔尤擊斬之莽大説下書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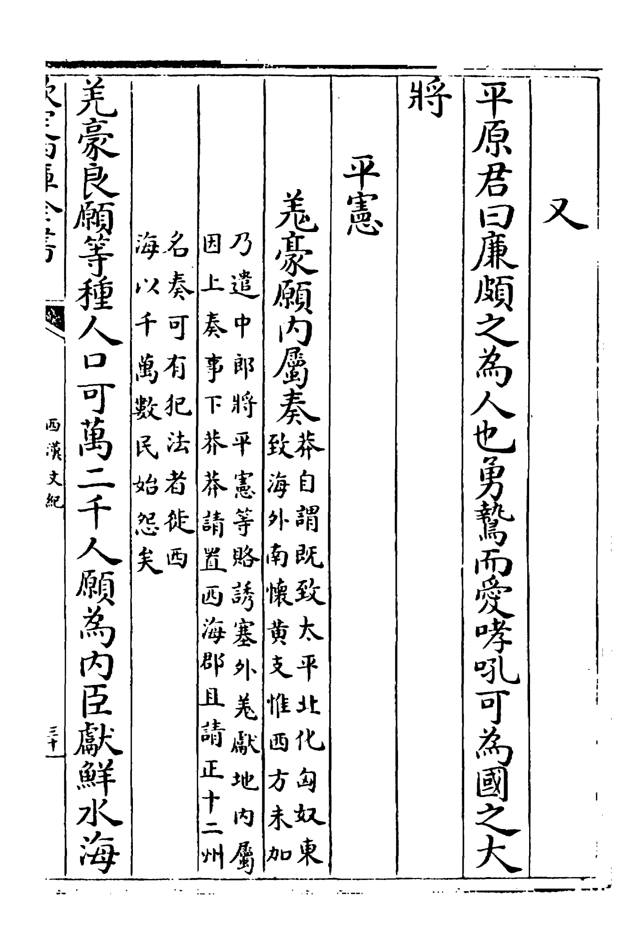
王莽下書

乃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抽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馬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

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

三將論敘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鋭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鋭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又

平原君曰廉頗之為人也勇鷙而愛哮吼可為國之大將

平憲

羌豪願內屬奏（莽自謂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黄支惟西方未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賂誘塞外羌獻地內屬因上奏事下莽莽請置西海郡且請正十二州名奏可有犯法者徙西海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

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

王莽置西海郡正十二州奏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

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

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孫建立國將軍

論陳良武仲等家屬奏奏可

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長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

屬當坐者

又 王莽傳此與前奏相連當坐者下有奏可二字

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絶其萌芽故也臣愚以為漢高

皇帝為新室賔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戸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

王莽賜諸劉姓王

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

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

區博

諫王莽行井田 中郎區博諫莽知民怨乃下書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

未可施行

王莽下書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滿昌

劾奏使者烏孫大昆彌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烏孫歸附之莽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莽怒免昌官

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

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

王邑

上乞骸疏 天鳳三年二月地震邑爲大司空上書乞骸骨莽報

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

王莽報王邑

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

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禄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

韓博

上言巨毋霸時出兵征匈奴博欲以風莽言毋得篡盜而霸也莽惡之更其姓巨毋氏以莽字巨君謂因文毋太后而霸也博棄市以霸為壘尉

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

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

田況

上言盜賊王莽篡四方盜起翼平連率田況擊賊所向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莽畏惡況璽書徵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

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

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關並

治河議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大司馬史張戎

大司空掾王橫沛郡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竟無施行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

張戎

治河議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堤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桓譚新論載張仲河議河水濁一石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似即戎議或誤戎為仲

王横

治河議

河入勃海勃海地髙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𡨋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縁西山足乘髙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

桓譚為甄豐言治河議

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甄阜　梁丘賜 阜莽前隊大夫 賜莽屬正

移劉良書 良字次伯封廣陽王徙為趙王○良光武叔父平帝時為蕭令及光武起兵良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阜賜移書於良

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續漢書

權石銘趙書劉曜築建德殿取土城西南塓內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云議未之詳或云以為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命下禮官為定式

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平有辛氏造十六國春秋無平字

銅權銘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有銘八十五字亦王莽所制也

律權石重四鈞又云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

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巳巳歲次實沈

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隋書

西漢文紀卷二十四